

珍藏版

鹰扬天下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（之六十三）



扬天下

（台湾）柳残阳 著

鷹揚天下

(台灣)柳殘陽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七 章	(283)
第 十 八 章	(299)
第 十 九 章	(313)
第 二 十 章	(333)
第二十一章	(357)
第二十二章	(381)
第二十三章	(396)
第二十四章	(414)
第二十五章	(430)
第二十六章	(439)
第二十七章	(460)
第二十八章	(483)
第二十九章	(505)
第 三 十 章	(526)

第三十一章	(539)
第三十二章	(554)

第十七章

马公子吃力地翻了个身，面瞧墙壁了。

任何人一生中都有他认为是“过五关”的事吧？韦天爵清清嗓子，道：“那次任务，我遇上一个最硬的对手，他就是崛起武林的年轻高手‘白骨断肠刀’。”

孙七精神一震，道：“此人到底高到什么程度？”

大步在屋内踱着，韦天爵道：“这么说吧，除了我……不，不……应该这么说，在年轻一辈高手中，除了我和小马，无人能敌……”

床上的马公子道：“有那么厉害？”

踱步停止，韦天爵望着床上帐内的小马，道：“小马，有件事我一直觉得想不通，铁梅心在那次行动中也是个要角，结果我发现她不但荒腔走板，还变了调子。”

加了些木炭，孙七道：“韦天爵，铁姑娘怎么哩？”

连连摇头晃脑，表示迄今仍有些迷惘，道：“小马，我总以为铁梅心和那‘白骨断肠刀’有点暧昧关系。”

孙七道：“韦大侠，这我就不懂了，铁姑娘和‘白骨断肠刀’以前就认识了吗？要不，怎么会有暧昧关系？才不过一两天的时间哪！”

韦天爵答非所问地道：“小马，我敢说，柳半楼和咱们的功力相若，他之溅血伤心渡，应该是死在铁梅心的态度和忠贞上……”

孙七道：“韦大侠，这话可千万要再思而出……”

暧昧地笑笑，韦天爵道：“小马，你的看法如何？还有一件事，我知道你过去也对她挺有点兴趣，你知道她怀孕了吗？”

床上没有回答，反而传来了轻微的鼾声。一抹被轻慢的杀机在眉宇间闪烁了一下，孙七忙躬身道：“韦大侠，真抱歉！昨夜公子不停地咳嗽……等于没睡，所以这会儿有点倦了……你要多担待……。”

韦天爵摊摊手，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又不是外人。我本来还想告诉小马另一件事的，既然他睡了也就算哩！”

孙七道：“韦大侠，请告诉在下，待公子醒来再转告他也成，如果在下不便与闻，那就又当别论了……”

深陷的眸子睨了孙七一会，道：“告诉你也行，关于‘渔帮’的事，小马知道，有个莲花姑娘和铁梅心一模一样……”他的目光顷注在马公子身上，他还在打鼾，只是身子轻轻地震动了一下。

说了这么一点，韦天爵就走了。主属二人相对默然，他们知道不久会发生什么事了。

伤愈之后的马公子，仍然神采飞扬，只是比过去收敛了些。而这段期间，韦天爵正好又有任务离开了金陵。

马公子练功极勤，只是除了孙七，任何人不许在一边

观看。病好了之后，故态复萌，篦片柳怡斋又有馊主意了。道：“公子，秦淮河上又来了个万人迷，一代尤物，此女曾传出口风，非王孙公子休想入幕。公子，你虽不是王孙，公子可当之无愧，老实说，放眼当今金陵有资格玩她的非你莫属呀！”

神采飞扬地笑笑，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不过本公子玩得太多也有点腻了！怡斋，这女人比铁梅心如何？”

好像要一下子把这尤物形容清楚，这篦片比手划脚地道：“公子，铁梅心是练武的女人，在气质上不一样，若论姿色和谈吐，在下以为比铁姑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孙七正色道：“柳先生，公子大病初愈，大夫叮嘱，最好三月内远离女色，我看暂时还是不要……”

柳怡斋却望着马公子，似乎要看他作何决定。

马公子大力一挥手，道：“孙七，本公子的事，你以后最好少管，自近七八年来，凡是秦淮河上来了任何一个好看的雏儿，第一个开怀的一定是本公子，不可以是别人，你懂了没有，嗯？”

哈着腰孙七道：“懂了！公子，在下只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在下实在不敢越权冒犯打公子的兴头……”

马公子道：“那就好，怡斋，咱们走吧！孙七留下来，今天不必由你侍候了……”

杜牧和孔尚任所形容的秦淮是内秦淮，是在城内的东水关至西水关，长约十里，河的两岸是金陵最繁华地区，朱

雀桥和镇淮桥就在这儿，由南唐时著名的天津桥到镇淮桥，也就是旧时的御街。自宋以后，商贾云集。

但秦淮真正出名的原因，还是由于这儿出了几对奇行壮抱、绝艳惊才的女人和名士。第一对是李香君和侯朝宗，李是侠骨柔情，侯是才震京华的名公子。

第二对是寇白门与明保国公朱国弼。第三对是下玉京和吴梅村。第四对是柳如是和钱牧斋。第五对是葛嫩娘与孙克咸。第六对是顾媚和龚芝麓。第七对是董小宛和冒辟疆，女的多情命薄，男的抱恨终生，世传连清朝那位顺治帝也夹在其中，甚至为她削发出家，看破红尘，这一段，当然是后事了。

画舫是秦淮河上的宠物，也是藏污纳垢之所。此刻在一艘最豪华的画舫上，马公子由柳怡斋陪着，正在等候这位刚刚走红秦淮的名女人华素素。

画舫上除了船娘，还有个伶牙俐齿的丫头供作差遣。这会儿小丫头已为马公子斟上第三杯酒，柳怡斋也在探头张望，红倌人还是没有影儿。

小丫头媚态可掬地道：“马公子，并不是华姑娘拉架子，怕是有些不开面的客人死皮赖脸，硬拉活扯地不放人，也就会迟到了些。公子请多担待。”

哼了一声，马公子闭上眼养神。

这位狗仗人势的柳怡斋却耐不住了，道：“娘格细皮！才吃了几天的饱饭，就摆起谱来哩！呸！也没有看看这是什么户头？对我们马公子来这一手，嘿嘿，吃不了可要叫

你兜着走，端个什么劲呀，横竖还不是个卖的？”

小丫头连连陪笑，露出编贝似的美齿，道：“公子是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小婢相信这就快到了！”

柳怡斋正要再骂人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丝竹之声，还配衬着妙曼悦耳的歌声。一听就知道，不是俚俗的曲牌，而是出自名词家手笔。

马公子和柳怡斋一齐望去，是另一艘豪华画舫，缓缓驶来，舱中女乐手三人之外，有一盛装女郎十分动人，另有个年轻人竟是韦天爵。

小丫头为之色变，柳怡斋却大叫着，道：“那不就是万人迷华素素吗？那位嫖客好像是韦大侠呀？娘的！这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吧？都是自己哥们，怎么可以割靴腰子？”

小丫头道：“公子，依小婢猜想，我们姑娘一定是身不由己的，公子如不嫌弃，就让小婢待候你一段绍兴戏‘张生跳墙’好不好？”

鼠眼一瞪，柳怡斋大声道：“娘格细皮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？骨头有几两重？”

小婢被骂得不敢开腔了，柳怡斋道：“公子，韦大侠真不够意思，好兔不吃窝边草，谁的粉头都能抢，他就是不该抢我们公子的。真正是狼到天边吃肉，狗到天边吃屎，这档子事儿要是就这么拉倒了，公子的面子可就丢尽哩！”

马公子道：“这件事也凭地凑巧，不过咱们招歌妓，别人也可以叫，也许他比咱们捷足先登，早叫了一步吧？”

大不以为然地，柳怡斋道：“公子你想想看，就算是他

早了一步，设若华素素分不开身，以公子的名望，她也对你不敢怠慢，应该立刻派人来报告不能分身的苦衷对不？”

的确，不声不响陪别的客人游河，在马公子来说，实在不是个滋味，他立刻拍了桌子，道：“这简直是踏着头拉屎，不知是谁借的胆子给你？好叫你知道，姓马的不让你们栽个斤斗，我就跟你姓……”

这工夫有一艘极小，也谈不上设备的画舫在这大画舫旁缓缓移动，相距不过两三丈。舱中两个汉子正在对饮，年纪大的道：“金陵的确是个有王气的地方，余怀的秦淮灯船曲不是有……‘梦里春红十丈长，隔帘偷袭海南香’的句子吗？”看这儿画船箫鼓，酒气脂香，水边丽人，曼睇轻频，莺啼燕叱，谑浪笑骂，真正是云里雾里，不知为天上为人间？即使是英雄豪杰到此，能不改变者几稀……”

柳怡斋还在骂咧咧地泄忿，马公子听了小舫上那人的话却微微一震，这口音是十分熟悉的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这工夫刚说话的对面那汉子道“王气嘛！本来是有那么一点，这几年却被那‘四脚万’（马）和‘大耳万’（阮）折腾得差不多了！要说剩下来的，大概也只有脚气了！他奶奶个熊！师兄你算是说对了，过去的大英雄到了这儿也变成狗熊哩！”

这工夫柳怡斋向小画舫上挥挥手道：“娘的！哪里来的野种在马公子船边聒噪？还不快点滚开！”

那小画舫上的中年人向船娘打个手势，就很快离远了。马公子望着小画舫上二人，出了一会神。

小画舫上的年轻汉子道：“师兄，俺就不服这口气，这小子最拿手的就是片儿汤，卖友求荣不当一回事，你说这个……”

中年人干了一杯烈酒，咧咧嘴，道：“你就是这样，凡事尚未盖棺，不可论定。如果是他，迟早可以弄清，如果不是，可要小心点了！”

吸进了两通清涕，以衣袖抹了一下，道：“师兄，俺的看法和你不一样，如果这个是他，咱们更要小心了！”

点点头，中年人道：“听口音是他的成份很大，现在不妨试试看。你要知道，他身边有个篦片，碍手碍脚，甚不方便，这也许正是他暂时不敢相认的原因吧？”

夹了一块大排骨送入口中，含糊地道：“师兄……要怎么试，你看着办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叫船娘上岸，加倍付租金，就说我们爱自己玩画舫，先付租金，一个时辰后交还画舫。”

伸伸脖子吞下一块水晶肘子，年轻人道：“师兄有什么点子？可不可以先对俺透露一点？”

中年人并没有说，却对船娘说了并预付了租金。船娘让他们表演了一下划船的技术，竟比她还高明，立即答应。像这种便宜事她当然干了。租金高，还可以甩手不管，在岸上看蚂蚁上树呢！

韦天爵这辰光可真是乐不可支，偷眼向另一大画舫上望去，发现毫无动静，他内心更是有了底哩！这个马公子的脾气太好，日头从西边出来了。

也许是乐极生悲，就在画舫深入已枯的深长芦苇中时，突然震动了几下翻了过来。这秦淮河底没有暗礁，怎么会震动？

这当然瞒不了韦天爵，他知道水底有人。可是在水下只看到船娘和一个执壶的小婢在喝水挣扎，他把她们救起。

待他再下水去找华素素时，却是遍找也不见了。

但在此同时，华素素却在另一艘豪华画舫附近浮出水面，大呼“救命”！原来这位名歌妓根本不会游泳。

船娘和小婢急忙用篙子伸出，让她抓牢救上船来。由于天冷，小婢急忙扶她下舱更衣，那是她换上了小婢的衣服，而小婢只好迁就着穿船娘的衣裳了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这画舫上传出了琵琶声和妙曼的歌声。而韦天爵正在遍寻无着，感到沮丧时，突闻熟悉的歌声，一看之下，肺都快气炸了。

可是他也知道，不是马公子本人弄翻了他的船，以他的水性，居然未见敌踪，也未找到华素素，而她居然在小马的画舫上。这弄鬼的人水性之高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噙着森厉阴鸷的冷笑，韦天爵喃喃地道：“咱们走着瞧，姓韦的不能叫你难看，那就白混了……”

韦天爵含恨而去，不久马公子和柳怡斋也尽兴而归。但掌灯时分，柳怡斋却在一家专卖蟹黄包子铺中和韦天爵碰了头……。

马公子一返家就在暖阁中接见了孙七。神色凝重地报告了一件大事，道：“公子，派出的人到下游去找，一直没

有消息。”

长眉紧蹙，马公子道：“按理说，在下游五七十里之内可以找到浮尸，尤其他穿戴不俗，任何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百姓。”

肃然点头，孙七道：“而且去寻找的人还放出空气，找到尸体一定要交出来，不然会有麻烦。公子，我有个想法……”

挥挥手，道：“请说。”

孙七道：“公子，在当时两人皆被对方击中落下绝壁，掉落大江之中，虽然公子说对方被击中伤势较重，但他也会泳术，会不会没有死而在某处疗伤？”

起而负手踱着，马公子良久才道：“这种可能性不大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。所以要小心提防穿帮泄底。他如果在养伤暗中覬覦，也必在附近。”

孙七道：“公子说的不错，说不定他就在我们的附近，俟机而动呢！另外还有一件大事要向公子报告。”

马公子在窗前漠然道：“是不是关于铁梅心的事？”

折服地笑笑，孙七道：“正是，有人在踩她的线，我真想不通，她怎么敢回到金陵来？伤心渡的事，她也是被灭口的对象之一呀！”

马公子道：“我也想不通。”

孙七低声道：“公子，柳怡斋不仅仅是个帮衬的篦片，据我暗中观察打听的结果，他非但也会武功，而且身份神秘。”

兀立不动，马公子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走近，在马公子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马公子面色略显凝重。他现在正是骑虎难下的时候，又像过河卒子有进无退。

冬夜，朔风呼号，像要下雪。在夫子庙后一片光秃秃的柳林中，有两人正在张望等人。年轻的缩着脖子道：“师兄，八成要黄！他奶奶的，要来早该来了！”

中年人操着手，道：“别这么没有耐心，才二更多天，他说要来的，除非临时发生了什么事抽不出身。”

年轻人鼻尖冻得红红的，两通清涕在鼻孔中伸缩不已，道：“师兄，穷日子过腻了，一旦吃油穿绸，恐怕连祖宗八代都忘了！”

怒瞪年轻人一眼，斥道：“你给我住口，高大侠绝不是那种人。以后说话要斟酌好了再出口。”

说着，说着，已来了一人，像一阵风很快扑入林内，低声道：“是江兄和李兄吗？”

江振禄看了李乾一眼，意思是说，你太沉不住气了，这不是来了！他道：“正是在下和师弟，高大侠真是信人。”

来人道：“在下来迟了些，不知二位有什么重要的事见告？在下出来一次不易，主要是四面八方的眼睛太多。”

双方相距六七步，发现高凌宇略瘦了些，道：“高大侠，据在下所知，韦天爵正在追铁姑娘，而铁姑娘到金陵来，可能是找高大侠的，你们有没有见到？”

高凌宇道：“有……有是有……”

江振禄道：“高大侠难道看不出铁姑娘已怀了身孕？她来此极可能就是为了这事向高大侠说明的。”

冷冷一笑，高凌宇道：“谁能证明那是在下的骨肉？”

李乾道：“高大侠，你这话俺可就不服贴了！铁梅心瞧得起你才会婚前委身，他奶奶的！你吃了甜头想甩掉她，就胡言乱语，败人名节，你要是再说这种话，俺可要骂人咧！”

江振禄挥手叫他少说话，李乾道：“怎么，你叫俺不说话？门儿也没有，俺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握着个驴鸟乱甩，甩完了不负责任那种货……”

耸肩苦笑着，高凌宇道：“李兄，你骂得好，如我确有不不是之处，你尽管骂，可是据我所知，和她近乎的男人有好几个呀！”

李乾大声道：“俺不知道她有多少相识，只问你和她有没有那回事儿？要是没有，在没有确实证据证明她和别人不清不白之前，凭什么派她的不是，怀疑她不贞？”

摊摊手，高凌宇道：“这话也有几分道理，李乾兄，在下很佩服你的忠实和坦直，有件事我想请问，韦天爵是不是二位把他们弄到河里的？孙七有没有和二位连络过？”

李乾道：“姓韦的下河变成落汤鸡，当然是我们二人弄的，他奶奶的！除了我们师兄弟，还有谁成？至于孙七……”

江振禄扯了李乾一下，叫他不要多舌。

高凌宇道：“李兄，怎么不说了？”

眯着眼再走近两步，江振禄道：“尊驾真的是高凌宇高

大侠吗？”

俏皮地笑笑道：“我不是高凌宇又会是谁呢？”

江振禄是老江湖，也不以为高凌宇在此时此刻会以这种戏谑的神色和他说话，也就更加怀疑。他本就十分小心，因为他对他们师兄弟二人在陆地上的身手有自知之明，他道：“高大侠别介意，为了慎重，不得不如此。”

高凌宇道：“江兄说得是，慎重是对的。”

抱抱拳，江振禄喟然道：“再次遇见高大侠，江某极感快慰，人生遇合虽然前定，有时却也不可思议，高大侠，听说你见过铁姑娘，她的近况如何？她在何处？”

一连三个问题，高凌宇被问得有点招架不住，道：“见是见过，不过她一向是真真假假，使人捉摸不定，她今在何处？我也不知道……”

江振禄暗叫一声“好险”！道：“高大侠，江某不记前嫌，为她运功疗伤，而她却能恩将仇报，这样的人，的确要多加注意。”

高凌宇顾左右而言他，讷讷道：“是……是啊……这种以怨报德的人，自然要提防一手，不可推心置腹了。”

江振禄道：“高大侠你可能误解了吧，你可知我说的恩将仇报者是谁呀？”

这一手只有老油子才能临时想出来，高凌宇好像是一根鱼骨噎在喉头似的，不上不下，现了原形，冷冷一笑，又十分笃定而神采飞扬地道：“江振禄‘渔鹰’之名，在武林中小有名气，但本公子前此还没听说过，也算是一个无名